

散文

走失的行当

周天红



飞燕 (国画) 张继强

成语·郑州

衣钵相传

李济通

衣钵相传,也作衣钵相承。出自《旧唐书·神秀传》:“昔后魏末,有僧达摩者,本天竺王子,以护国出家人海,得禅宗妙法,云自释迦相传,有衣钵为记,世相付授。”其实,这是讲述北魏时期,嵩山少林寺名僧菩提达摩传法给慧可的故事。

相传印度僧人达摩东渡后梁、北魏时,曾从故土带出一件棉织袈裟和食用的钵盂。因为两件物品来自印度,是传法的凭证,佛门认为只要禅宗师父授予徒弟衣钵,即表示佛徒已经继承了师父的道法,所以备受佛门重视。就在达摩少林寺面壁传法时,有位和尚找到了他,希望能得到达摩的真传。这个和尚,就是后来取的禅宗二祖称号的慧可。

慧可原名僧可,又叫神光,原是洛阳龙门香山寺的一名和尚。北魏孝明帝元诩正光元年(公元520年),僧可来到嵩山少林寺,希望达摩收其为徒,授予真传。但因达摩专心面壁修炼,没有同意。僧可不离不弃,耐心等待。不久,天降大雪,僧可仍岿然不动,站立门外。一夜过去,积雪没膝,达摩亦无理睬之意。决心弘法的僧可,为表示诚意,取出快刀,砍断自己的左臂,直到汩流的鲜血,染红了白皑皑的积雪,这才感动了修行中的达摩。达摩问僧可为何断臂?僧可强忍疼痛,诚心诚意地说:“愿和尚开甘露门,广度群品!”达摩见他志坚意切,是个可靠的人,可以传法于他,便将自己的衣钵授给了他。自此以后,僧可更名慧可,成为达摩的第一代传人。也是这一原因,衣钵真传,就成了禅法传承关系的象征,一直延续至今。当然,也是因为僧可立雪、断臂的壮举,派生出了诸如“立雪传经”“断臂传经”等广为流传的历史故事。

达摩不远万里,来到北魏,最后落脚少林寺。为弘扬佛法,创建禅宗祖庭,先后演绎出“一苇渡江”“面壁九年”等动人故事,确实是值得尊敬的伟大人物;而本土和尚慧可,“立雪”“断臂”的壮举,同样受人尊崇。

衣钵相传,本意为僧人的袈裟、钵盂传授给弟子、门徒。后来延伸为在学术、工艺、宗教等领域,表示由老师或先辈将学术、技能、德行等,传授给学生(门徒)或后人的行为。

古典

“老板”的由来

连航

“老板”亦称“老办”“老版”或写作“老闆”,先哲取“上土下土为老,门中有品乃版”之意,是对工商主导者的警称。

《雨航杂录》载:“铸钱之模谓之版。宋时铸钱,每板六十四文,故俗有‘板板六十四’之语。今江北各省称大钱为‘老官板’,亦是此义。称官板者,别于私铸也。称老官板者,别于近来之官板也。”可见,“老板”一词的源出与古代货币、币制有关。

五代十国时,河南固始县有一王姓人被梁太祖封为闽王,公元九一六年,他自行制造大铁钱。据宋代陶岳《货全录》载:“(大铁钱)阔寸余,甚粗重,亦以‘开元通宝’为文,仍以五百文为贯。俗谓之‘铤板’,与铜钱并行。”这种铤板大铁钱既有别于民间私铸铸造的钱,又比私钱更为可靠,故经商者、购物者都较为青睐。

铤板在《闽杂记》有记载:“今俗称之老板,本谓大钱,沿可为店主、船主之称耳。”因大铁钱“铤板”与“老板”音同,经过沿袭转借,就把工商主导者统统称为“老板”了。

杜佑一直关心刘禹锡的状况,得知禹锡在洛阳丁忧,常有书信抚慰。贞元十三年时张建封进京言官事遭叱后,禹锡曾写信提醒杜佑谨防张建封作乱,深得杜佑嘉许。又有禹锡登第前即为杜佑撰《论四戎表》之事,杜佑欲招禹锡入幕府之心,可谓久矣。因此,不待禹锡自请,杜佑便差人将聘书送到,令禹锡丁忧期满后即往淮南节度使府赴任掌书记一职。

贞元十六年(800年)初,刘禹锡辞别母亲,再次取准水路东下,正式担任淮南节度使府掌书记。孰料尚未及与杜佑等人切磋学问,一批紧急军务从天而降。

第四章 刘禹锡初历国事 正如刘禹锡曾担忧的一样,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自贞元十三年言官事遭叱之后,心意已灰,其子张愔久蓄反志,借机在牙军中勾结党羽,图谋不轨。贞元十六年五月,张建封病逝,乱兵杀死郑元武和段伯熊,软禁了监军宦官,拥立张愔为主。张愔尾大不掉,悍然上表请朝廷封其为徐泗濠节度使。适逢吴少诚叛乱正炽,山东东道节度使于由新

成割据,朝廷不敢轻启恶例,养虎为患,于是拒绝张愔上表,而加杜佑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,兼领徐泗濠节度使,令其出兵平叛。敕令传来,杜佑虽荣加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,各级官吏的官衔俱加兼徐泗濠节度使府衔,但淮南节度使府上下毫无喜庆气氛,所有人都投入了紧张的备战中。刘禹锡作为掌书记,当仁不让地为杜佑撰写《让同平章事表》《谢同平章事表》并《谢手诏表》等。

杜佑坐镇中军,频频调度,大军展开阵势,却出师不利,速战取敌无望。杜佑在扬州如坐针毡,不得自安。朝廷本无决战之志,败讯传来,朝中议和姑息之声再度甚嚣尘上,德宗皇帝又发手诏,询问杜佑是否另有破敌之策。刘禹锡建议杜佑:先申明大义,释清谣言,令叛军自行瓦解,然后,再“亲赴行营,统帅三军平叛”。刘禹锡为杜佑作下一篇《请赴行营表》,颇得杜佑心意。

不料,德宗皇帝意志崩塌,顺从了要求息事宁人的朝议,下旨罢兵。杜佑大军无功而返。待

善后军务处理完毕,杜佑终于有了闲暇,将刘禹锡、段平仲等人招至府中,合计审定《通典》。在整理子产“论政宽猛”时,禹锡联想到刚刚结束的徐州之役,感慨道:“治国之道,古之圣贤咸已备述矣!昔日子产临终时以宽猛之道遗于太叔,而太叔宽仁,致郑国盗贼为患,于是发兵征剿,方平盗心。治国之道,在于以宽政爱之、活之,以猛政律之、诫之,若今上能深明此理,二十年來恐已无藩镇作乱之事!”

杜佑亦有同感:“今上御国,待宦官、藩镇过于宽纵,治百僚、黎民过于严苛,正是古人衰亡之兆,唯望此《通典》可稍规谏之。”禹锡以为,“宽猛之道,非但为治国之本,亦为养生之法。”并写下《鉴药》一文,以见微知著,论“宽猛迭用”之理,又写下《原力》一篇,揭示“人力各有所长,因其施用不同,而小大之辨不同”之理,与宽猛迭用之论相得益彰!刘禹锡认为,“宽猛迭用,乃施政之道,小大迭用,乃用人之道。宽仁之政,需委之于仁爱之人,方可感化万民;猛烈之政,需

言是极大的进步,杜佑教导的施政办法、文武之道使禹锡的所思所想,再也不是只知纸上谈兵,刘禹锡已经具备了担当更大责任的条件。贞元十七年(801年)年末,刘禹锡接到了调补京兆府渭南县长主簿的命令。禹锡于贞元十八年(802年)年初到渭南县长主簿任上。此时,阔别已久的好友柳宗元任职蓝田县尉,属地与渭南紧邻,二人得以时常相见。刘禹锡每日公务清闲,多为京兆尹韦夏卿代草章而已。因韦夏卿好游宴,常请负有时望之辈来府讲学,刘禹锡常聆听大家教诲,每每乐在其中。刘禹锡与柳宗元、韩泰等时常同在韦夏卿府中听名士施士句讲《毛诗》。施士句以丰富的学识和辩证的思考重新梳理毛注中《诗经》,饶有趣味,令人耳目一新。刘禹锡和柳宗元、韦执谊、韩泰、王伾等在追随施士句持经考疑的同时,潜移默化地形成经以致用的学风和独立思考的精神。贞元十九年(803年),杜佑自淮南入朝,拜检校司空,同中书

只好在家苦等着货郎担子进村,家长买了针头布头余下零钱,再给我们随便买三五粒糖果,心里就乐开了花。只要货郎担子进了村,娃儿们不管大小都会围上去,大家都有盼头、乐头。大人们老爱开玩笑说,那么喜欢货郎,等长大了就把你嫁给他或送你给他当“干儿子”。这事儿后来当真儿成真了。后湾头的李大妹长大后就嫁给了张家货郎,现在日子过得可红火了。货郎的担子也早就挂起了,在村头开起了一家“农家超市”,小洋楼住着,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发财户。跟着货郎走,也有好生活。

收破烂的进村,我们也高兴。烂胶鞋、烂凉鞋、烂铁锅、烂铁锄,屋子角落落里四处寻找一翻,娃儿们都知道,沾了一点胶或铁的烂家伙事儿,他都收。找出来,卖了,分分角角的总要得几个钱儿,再等货郎进村的时候,换些糖果子吃。有一次我失了手,大概是想吃糖果子想疯了。收破烂的进村,我顺手就拿了双胶鞋交换了几个钱儿,心里乐着呢。第二天一大早,姐在屋里大哭,上学找不到鞋穿。原来我卖的那双鞋是姐穿的那双半成新的。结果可想而知,父亲罚我挑竹片换了钱给姐赔上。大冷天的,我足足干了一个星期,这事儿至今还让我心有余悸。

乡下还有许多行当,补锅、剪头、修笔修表的,盖草房、修磨子、打猪圈的,算八字、看面相、耍猴的,牵公猪、唱小戏、赶鸭棚子的,他们大都是带着自己的行头、家伙事儿走村串户,哪里合适就停下来找碗饭吃。他们的手艺大都精巧细致、公平公正,属祖传手艺,挣的是良心钱,走的是社会底层路线,却给老百姓带来了许多快乐,解决了生活中许多细微而又实在的琐碎事。城市正处于浮动和狂躁的当下,乡村已经变得相当宁静或者说寂寞。那些古老而又传统的行当正在远山天边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流失。

爆了花在城镇的门市上机械化地生产着。货郎担子被送货下乡的摩的或农用车取而代之;收破烂的呢,也早没了,这个词语都快成了骂人的代名词。连村口校长兼撞钟的那个学校,房子都倒得只留下半堵土墙。没有了那些老式的行当,乡村已经失去了本来的味道和热闹。尤其到了年关,乡下变得平淡而无味。

乡村就像一位上了年岁的老人,等待的,只能是岁月一天一天把他融进泥土。而我们,又在等待什么呢?走失的,难道只是一些行当而已?

新书架

《机器人的崛起：大规模失业的威胁与科技》

宋倩颖

这本书对工作自动化的未来做出了令人不安和消沉的分析。该书反映了部分群体越来越担忧自动化可能对就业——从制造业到专业服务领域的就业——产生的负面影响,荣获2015年FT/麦肯锡最佳商业图书奖

该书作者马丁·福特是硅谷一家软件开发公司的创始人,他认为“或许需要从根本上重建我们的经济规则”,以减轻机器人和自动化的进步带来的冲击。他提出建立保底的基本收入,即“公民红利”,作为一项根本性的补救措施。并非所有评委都认同该书提出的解决方案,但无人质疑其论点的力量。在对入围的六本图书展开激烈辩论时,一名评委形容福特的书对该问题做出了“冷静而全面”的分析。英国《金融时报》主编兼此次评选委员会主席莱昂内尔·巴伯称该书“行文紧凑,研究深入,是公共政策辩论领域的又一佳作”。

小说

梨花沟奇缘

曹世忠

样有良心,有情有义的好人还有几个呢?王丽丽的心猛烈抖动了一下。一连几天,夜里睡不着,她的脑海里不住地闪现老人一脸痛苦,扭曲抽搐着的情景,心像刀扎一样。王丽丽把十万块钱送给张会海的母亲,先让她做手术。

闺女,那钱,是命换来的,我不要!老人眼里噙着泪,一口给拒绝了。又过了一星期,听说张会海的母亲病情恶化住院了,王丽丽就急忙赶过去照料,问寒问暖,端吃端喝,病房的人都把她当成了亲闺女。气顺了,那老人精气神儿便好了许多,病情轻了不少,没想到又坚持了一年之久。这期间,张会海不断从监狱中写信询问母亲的情况。老人家不识字,王丽丽就把信读给她母亲听;回信时自然也让她代笔。

渐渐地,就变成了两个人的通信。他说,我不在娘身边,老娘就拜托你了。她说,你的娘也是俺娘,你放心好了。他说,是我对不起你,你还这样对我好,谢谢你了。她说,谢谢呀谢的。要谢的话,你就好好改造,争取立功减刑早些回家。

渐渐地,那信像一股绳将两个人的心拧在了一起。说也怪,要是一星期看不到张会海的信,王丽丽就觉得有些空虚,有些失落。在老人快要咽气的时候,她拉住王丽丽的手,对刑满出狱的儿子说:“这些日子你不在家,都是人家闺女照顾我,跑前跑后……”

“丽丽,我真不知道该咋谢你……”张会海满怀感激地说。

“一家人咋说两家话呢?”不沾亲不带故,八个棒子都打不着,咋会是一家人了呢?她自觉失脸,脸红得像一块红绸子……

这以后,张会海一有空就买些糕点、火腿肠、鸡腿,还有玩具,去看望王丽丽和她的女儿,顺便也帮着干地里的活,弄得水一身泥一身的。说也怪,王丽丽的女儿似乎和张会海有天然的缘分,她一来女儿就显得格外兴奋。这一天,女儿对王丽丽说:“妈,人家都有爸爸,我的爸爸呢?”

王丽丽无言答对,只好沉默。见妈妈不吭声,小女儿说:“妈,张叔叔多好,就让他做我的爸爸好吗?”

王丽丽说:“你问问张叔叔,看人家愿意不愿意?”其实两个人相互之间早就产生了美好的情愫,只是隔着一张纸,谁都不好意思戳破而已。现在既然被小女儿挑明了,就不再遮遮掩掩,干脆就确定了婚姻关系。伴随着噼里啪啦的鞭炮声,俩人手拉手走进婚姻的殿堂,空气中都弥漫着幸福和快乐的味道。

眼睛

冬天里

马科平

清晨天亮得越来越晚,傍晚夜幕降临得越来越早。树木上的叶子纷纷扬扬,四散飞舞,洒落在地。柿树落叶子的枝头,仅有一两个柿子在风中晃荡。低的灌木丛也是碎叶纷飞,清朗、萧瑟,像一幅套色木刻。

村庄、房屋、草垛安卧大地,村外的原野和地平线上笼罩一层迷蒙的薄雾,远处连绵的山岭,被灰褐朦胧的色彩悄悄隐藏起来。风无遮无拦,在空中时隐时现,凛冽刺骨,吹在人的脸上如刀割一般。风用力刮过掉光叶子的树枝和崖畔的蒿草,发出唿——唿——唿的声音,让人感觉冬天的威力。

村南涝池结了冰,明明白亮,呈现出美玉般的光泽。放学后孩子们经常在上边玩耍,虽然冷得浑身发抖,两手紫红,玩兴却一点不减。穿着布鞋在冰上滑行,不小心摔成一个大字,立即爬起来继续滑。追来追去,嬉笑不止。滑冰滑累了,又捡起小冰块,顺手甩出,看谁扔得远。

大人们还忙碌,早晨天亮起床,把夜里切片串好的萝卜挂在屋檐下,把分成好的柿子摆在屋檐下,屋檐下就汇成了一片诗意的色彩。再把从棒槌上剥下来的玉米粒摊到平屋顶,准备晒水分,扬去杂屑,颗粒归仓。玉米淡淡的清香弥散开来。

秋收冬藏,红薯入了窖,封上窖口,窖内冬暖夏凉,可以长时间保鲜。忙完这一切,女人喊男人吃饭。厨房飘出农家饭菜的香气,自家做的馒头、玉米粥热气腾腾,就上红萝卜丝、白萝卜丝这些酸辣小菜,有滋有味地吃饱。女人将残饭剩菜给猫狗拨拉一些,给窝里的鸡拨拉一些,看猫狗吃得欢,鸡不停地啄食,亲昵地骂一句,扛起铁锹,跟男人一块下地。

田野里的麦苗,宛如乡间清纯的少女,一袭绿裙,曼妙,妩媚,亭亭地立在冬日的旷野中。整个大地就被绿油油的麦苗覆盖了,像是铺上了绿色的毯子。男人与女人从脚下的麦苗旁走过,径直来自家果园。

天气预报说有寒流要来,快把地翻翻,要不,气温下降泥土上冻,就翻不成了。两人分别紧握铁锹,脚踩铁锹,利用身体的重量一点一点将铁锹踩进泥土深处,用力将泥土翻转,动作幅度很大,不时惊起地上此起彼伏的鸟雀,它们叽叽喳喳地飞向别处的麦田。

冬天翻地,还要把土坷拉打碎。深翻后泥土能把地下的害虫冻死,又增深了活土层,下雪时雨水渗得深,明年果树就长得好,易挂果,品质佳。翻地很累,虽然天气寒冷,男人已脱去了外套,女人呢,也脸蛋通红,额头汗津津。

这时候,冬日里的天空如梦如幻般的靛蓝,悠远,乡间成了一幅巨大的黑白素描图,冷静坚韧,内敛睿智,虽线条简单,却蕴含深奥的生命真谛,蓄势待发。

离开

吕付平

花瓣从枝头走向泥土 雷雨和台风洗刷,并吹走莫志铭 落叶怀揣朴素的新禧 以秋风为伴,踏上未知的旅途

远行者,锁门的动作显得黏滞 老式链条锁的叮当声被风送到村外 一盏灯,在将自己隐入深夜之前 首先安抚好几声尖锐的犬吠

大地的怀抱之中,欣喜者和抱怨者在同一个晨曦里醒来 这里有苦痛的人间,虚无的天堂 前者为了存在,后者为了离开

连载



程韬光 刘禹锡传 行之以刚直之人,乃有禁止之效。唯有任人以其长,尽其无敌于天下之力,固方可治之。”因二百多卷的《通典》卷帙过于浩繁,杜佑接受刘禹锡建议,编印缩写本,即将其中要点辑录出来,自成一套《理道要诀》,利于阅读和普及。两年幕府生涯对刘禹锡而

言是极大的进步,杜佑教导的施政办法、文武之道使禹锡的所思所想,再也不是只知纸上谈兵,刘禹锡已经具备了担当更大责任的条件。贞元十七年(801年)年末,刘禹锡接到了调补京兆府渭南县长主簿的命令。禹锡于贞元十八年(802年)年初到渭南县长主簿任上。此时,阔别已久的好友柳宗元任职蓝田县尉,属地与渭南紧邻,二人得以时常相见。刘禹锡每日公务清闲,多为京兆尹韦夏卿代草章而已。因韦夏卿好游宴,常请负有时望之辈来府讲学,刘禹锡常聆听大家教诲,每每乐在其中。刘禹锡与柳宗元、韩泰等时常同在韦夏卿府中听名士施士句讲《毛诗》。施士句以丰富的学识和辩证的思考重新梳理毛注中《诗经》,饶有趣味,令人耳目一新。刘禹锡和柳宗元、韦执谊、韩泰、王伾等在追随施士句持经考疑的同时,潜移默化地形成经以致用的学风和独立思考的精神。贞元十九年(803年),杜佑自淮南入朝,拜检校司空,同中书

言是极大的进步,杜佑教导的施政办法、文武之道使禹锡的所思所想,再也不是只知纸上谈兵,刘禹锡已经具备了担当更大责任的条件。贞元十七年(801年)年末,刘禹锡接到了调补京兆府渭南县长主簿的命令。禹锡于贞元十八年(802年)年初到渭南县长主簿任上。此时,阔别已久的好友柳宗元任职蓝田县尉,属地与渭南紧邻,二人得以时常相见。刘禹锡每日公务清闲,多为京兆尹韦夏卿代草章而已。因韦夏卿好游宴,常请负有时望之辈来府讲学,刘禹锡常聆听大家教诲,每每乐在其中。刘禹锡与柳宗元、韩泰等时常同在韦夏卿府中听名士施士句讲《毛诗》。施士句以丰富的学识和辩证的思考重新梳理毛注中《诗经》,饶有趣味,令人耳目一新。刘禹锡和柳宗元、韦执谊、韩泰、王伾等在追随施士句持经考疑的同时,潜移默化地形成经以致用的学风和独立思考的精神。贞元十九年(803年),杜佑自淮南入朝,拜检校司空,同中书

言是极大的进步,杜佑教导的施政办法、文武之道使禹锡的所思所想,再也不是只知纸上谈兵,刘禹锡已经具备了担当更大责任的条件。贞元十七年(801年)年末,刘禹锡接到了调补京兆府渭南县长主簿的命令。禹锡于贞元十八年(802年)年初到渭南县长主簿任上。此时,阔别已久的好友柳宗元任职蓝田县尉,属地与渭南紧邻,二人得以时常相见。刘禹锡每日公务清闲,多为京兆尹韦夏卿代草章而已。因韦夏卿好游宴,常请负有时望之辈来府讲学,刘禹锡常聆听大家教诲,每每乐在其中。刘禹锡与柳宗元、韩泰等时常同在韦夏卿府中听名士施士句讲《毛诗》。施士句以丰富的学识和辩证的思考重新梳理毛注中《诗经》,饶有趣味,令人耳目一新。刘禹锡和柳宗元、韦执谊、韩泰、王伾等在追随施士句持经考疑的同时,潜移默化地形成经以致用的学风和独立思考的精神。贞元十九年(803年),杜佑自淮南入朝,拜检校司空,同中书

言是极大的进步,杜佑教导的施政办法、文武之道使禹锡的所思所想,再也不是只知纸上谈兵,刘禹锡已经具备了担当更大责任的条件。贞元十七年(801年)年末,刘禹锡接到了调补京兆府渭南县长主簿的命令。禹锡于贞元十八年(802年)年初到渭南县长主簿任上。此时,阔别已久的好友柳宗元任职蓝田县尉,属地与渭南紧邻,二人得以时常相见。刘禹锡每日公务清闲,多为京兆尹韦夏卿代草章而已。因韦夏卿好游宴,常请负有时望之辈来府讲学,刘禹锡常聆听大家教诲,每每乐在其中。刘禹锡与柳宗元、韩泰等时常同在韦夏卿府中听名士施士句讲《毛诗》。施士句以丰富的学识和辩证的思考重新梳理毛注中《诗经》,饶有趣味,令人耳目一新。刘禹锡和柳宗元、韦执谊、韩泰、王伾等在追随施士句持经考疑的同时,潜移默化地形成经以致用的学风和独立思考的精神。贞元十九年(803年),杜佑自淮南入朝,拜检校司空,同中书

言是极大的进步,杜佑教导的施政办法、文武之道使禹锡的所思所想,再也不是只知纸上谈兵,刘禹锡已经具备了担当更大责任的条件。贞元十七年(801年)年末,刘禹锡接到了调补京兆府渭南县长主簿的命令。禹锡于贞元十八年(802年)年初到渭南县长主簿任上。此时,阔别已久的好友柳宗元任职蓝田县尉,属地与渭南紧邻,二人得以时常相见。刘禹锡每日公务清闲,多为京兆尹韦夏卿代草章而已。因韦夏卿好游宴,常请负有时望之辈来府讲学,刘禹锡常聆听大家教诲,每每乐在其中。刘禹锡与柳宗元、韩泰等时常同在韦夏卿府中听名士施士句讲《毛诗》。施士句以丰富的学识和辩证的思考重新梳理毛注中《诗经》,饶有趣味,令人耳目一新。刘禹锡和柳宗元、韦执谊、韩泰、王伾等在追随施士句持经考疑的同时,潜移默化地形成经以致用的学风和独立思考的精神。贞元十九年(803年),杜佑自淮南入朝,拜检校司空,同中书

是,德宗皇帝对监察御史们并不信任,命北司宦官刺探百官行止、民间议论,就建御史台也在北司的监视之中。禹锡只能按捺雄心,等待时机,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和韩愈、柳宗元讨论学术,切磋诗文之中。三人不仅相互研习,且同住《春秋》家集《纂例》《春秋集传辨疑》,不仅使刘禹锡拓展了眼界,更与凌准、吕温、韩晔等人相识、相知,结为莫逆。

第五章 千钧一发朝堂惊

贞元二十年(804年),随着德宗皇帝几场病恙,朝野内外都嗅到了一丝异样的气息,各怀所图的人们在谋划着,行动着,期待着。

刘禹锡与王叔文之党相善,此时已经是朝中众人皆知之事。前因刘禹锡协助韦执谊检拔才能,便禹锡门庭若市,此时更有欲投机取巧迎合太子者蜂拥而至,禹锡自感身负重责,不敢怠慢,每有来者必待之以礼,刘禹锡更为谨慎之地,禹锡亦常感不胜其扰。